

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

□ 潘春华

周恩来廉洁奉公，严以律己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，相关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，令人难忘。

我要中国料子

进北京后，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，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，选中了北京“红都”服装店。工作人员介绍：“这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。”

周恩来笑着说：“我就是慕名而来的。”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、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外国布料，周恩来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要中国料子，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。”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、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。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，始终整洁、挺括。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、挺括，其中当然有奥妙。周恩来有两只袖套，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，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。然而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，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，于是，便送去“红都”请裁缝织补。衣服虽然旧了，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，穿出来仍然整洁、挺括，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，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。

严控建造楼堂馆所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一些地方和部门想兴建大的楼堂馆所，对此周恩来总是迟迟不批。他常对秘书们说：“要我批准，签个字很容易。可这是国家的资金，人民的血汗，我是提笔千斤重啊！”1962年6月，周恩来顺道去鞍山市



视察，当时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宾馆，当地负责人准备让周恩来住到那里去，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。周恩来说：“宾馆为何要盖得这样好？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，我不能住在这里！”

在视察中，周恩来又发现鞍山市还在新建的一个大礼堂，其中有不少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，于是周恩来当即说：“什么？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啦！”然后马上指示：“这个礼堂不能用！”

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”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恩来一直在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。这是一间老

屋，陈旧、阴暗、潮湿，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，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，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

一次，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，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，但明确表示“哪里坏了修哪里，绝不能铺张浪费”。不久，周恩来外出视察，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，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，封严漏风的窗户，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，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，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。之后秘书一算账，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“尽量节约”的要求。

不料，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，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：“为什么这样铺张！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？”

秘书连忙检讨：“总理，是我错了

……您先进屋休息吧……”

周恩来气愤地反问：“我回屋，接受你的既成事实？”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：“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，否则我不进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见此状，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，只听他大声说：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！”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、沙发、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，恢复原来的旧貌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。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厅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，并教导秘书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要影响一大片。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……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
多付钱使下级不再送礼

一次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因为思念老领导周恩来，就托人从福建送来了一筐桔子，并让人捎话说请总理尝尝鲜。知道此事后，周恩来当即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大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通人情，就劝他道：“既然已经送来了，不能再送回去。”周恩来想了想便问桔子多少钱一筐，在得知是25元一筐后，他马上吩咐秘书给龙飞虎寄去50元。

据了解，周恩来经常会收到一些老部下馈赠的土特产，对此他一概推辞，实在推不掉的总是按市价付钱，这次却超出一倍，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解，于是周恩来解释说：“我多付钱，他以后就不会再送了。”果然，自此以后龙飞虎再也不送东西给周恩来了。

（摘自2018年第11期《前进》，原标题为《周恩来廉洁自律轶事》）

毛泽东借“宝贝”

□ 罗元生 肖国立

在延安，萧劲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，这八年是他们配合默契、加深理解、相互信任的一个重要时期，更是萧劲光在毛泽东的直接教诲和关怀下，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。一天，毛泽东信步走进了萧劲光的窑洞里。过了一会儿，毛泽东问道：“听说你这里还有不少宝贝？”“宝贝？”萧劲光一时弄不清毛泽东这话是什么意思，“主席，你指的是什么？”毛泽东把眼睛停留在萧劲光桌前

的一摞书上，这时，萧劲光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“宝贝”是什么。“哦，主席，你指的是我的书呀！以前是有不少好书，只可惜长征时都丢掉了，现在找本书太难哟。”“是呀，物以稀为贵嘛！”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书，一本一本本地翻着，一边翻一边问，“你是学军事的，你说，对一个战役或战斗来讲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“我认为首要的是战役战斗的军事指导原则问题。”萧劲光一听毛泽东问到军事理论问题，觉得自己学的那些军事理论派上用场了，“战役战斗怎么打，要对全局和局部有个通盘的考虑，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，是进

攻还是防御，什么样的进攻，怎样防御，都必须十分明了。”“唔，有道理！你准备一下这个题目，我们找时间好好讨论一下。”毛泽东站起来，拿起《战役问题》和《战斗条令》两本书，对萧劲光说，“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，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。”萧劲光没有吭声。真让毛泽东说准了，这两本书确实是他的“宝贝”。从瑞金到陕北，跟着他走了二万五千里，一路上多少次轻装，他都舍不得丢掉。何况眼下部队教育训练正用得着呢。萧劲光了解毛泽东十分爱书，尤其是看上眼的书更是爱不释手，他

怕这两本书从此一去不回了。“怎么，舍不得？”毛泽东略带几分豪气地笑了，“好小气哟！”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言：“是有些舍不得，我就这两本军事书，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！”“你放心，借你的一定还。也让我当当拐棍，怎么样？”“主席一定要借，那就借呗。”萧劲光故意将“借”字说得比较重。“要得，要得，我好借好还。”毛泽东带着这两本书，心满意足地向萧劲光告辞了。（摘自2004年第6期《党史博采》，原标题为《宝塔山下的毛泽东与萧劲光》）

朱德最爱的望远镜

□ 王凤清

195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期间，朱德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望远镜捐赠给了军事博物馆。望远镜与手枪一样是军事指挥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，指挥员们亲切地称它为“千里眼”。在战争年代，得到一具好的望远镜必定会视如珍宝。1935年8月，正值红军长征到了人迹罕至的草地。一天，李井泉来到朱德总司令身旁，将自己喜爱的一具小巧的望远镜送给了他。这具望远镜的体积只有10.2立方厘米，放大倍数为8倍，德国蔡司牌。朱德总司令得到这具望远镜后就对它产生了兴趣，并格外珍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朱总司令就是用这具望远镜观察地形，尔后制定作战方案，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，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“扫荡”，打破了日军与伪顽军对抗日根据地的“围攻”。以后，朱总司令又有了一具新的望远镜。这具小型望远镜就由参谋潘开文拿到作战室去使用了。1940年的5月，朱德总司令受中共中央的委派，从太行山根据地出发，经河南洛阳准备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。但是，当他们一行人走到西安时，得知日

军正调动2万余人的兵力大举进攻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，并向陕甘宁边区逼近。为了打退敌人的围攻，中央决定朱德总司令中途返回延安。在返回延安的途中，朱总司令抵达了河南济源县，夜宿在济源县的刘坪。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南端尽头，又是黄河边。第二天朱总司令就要离开这座血战三年的山脉了。天刚麻麻亮，朱总司令登上山顶。他站在山的最高处，拿起了那具新型望远镜向南望了望，觉得不满意，就又从工作人员手中要来了原先那具心爱的望远镜看了一会儿，不由得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他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，挥笔赋诗一首抒怀：“群峰壁立太行头，天险黄河一溜收。两岸烽烟红似火，此行当可慰仇雠。”朱总司令纵目远望，仿佛看到大河两岸遍地燃起了抗日烽火。这首诗勾勒出了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壮观图景，讴歌了根据地军民奋起抗战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，也充分地表达了朱德总司令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这具望远镜一直伴随着朱德总司令，直至全国解放。它是朱德总司令戎马生涯的最好见证。（摘自2018年第6期《党史文苑》）

开国上将李达原名李德三，陕西省眉县人。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，于1947年协助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部队发起豫北攻势和鲁西南战役后，战胜敌人多次追堵，率部挺进大别山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初到大别山时，部队缺少穿，非常艰苦，连李达一向重视、由司令部值班参谋坚持记了10多年的《阵中日记》，也因为找不到纸而难以为继了。一天，司令部的参谋在一所空无一人的小学校里发现了白纸。他们估计学校的师生因不了解解放军而躲藏了起来，于是他们留下一笔钱，把白纸带了回去。刘伯承询问白纸的来历，得知是参谋们擅自做主将纸带回后，批评他们说：“这是破坏教育的行为！”李达知道此事后，马上向刘伯承道歉，并主动承担责任。从刘伯承处回来后，李达找到那几个拿纸的参谋对他们说：“大别山区的经济、文化本来就落后，再加上国民党的封锁，学校有钱也买不到纸。没有纸，孩子们就没法上课。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要处处为老百姓着想，无论我们有天大的困难，也不能影响孩子们学习。”一席话使参谋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于是把白纸送回了学校。（摘自2017年8月24日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李达命令还白纸

□ 孟 红

呢？李达吩咐参谋们把用过的《阵中日记》找出来，他用笔在本子的背面试了试，高兴地说：“看看，翻过来背面还可以写，就用这些旧本子记吧。”

这些《阵中日记》至今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里，看到它们，人们就想起了当年解放军在大别山战斗的艰苦岁月，想起了刘伯承、李达为孩子们着想、重视教育的拳拳之心。（摘自2017年8月24日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萧劲光大将60年戎马生涯中，担任海军司令30年。以枪炮轰鸣、军号、汽笛为音符的军事乐章，是他人生的主旋律，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全部，现实生活中的萧劲光，慈祥、宽厚且多才多艺。

精通音律的萧劲光

大革命时期，萧劲光曾与刘少奇等同台演过话剧。长征途中，他在行军间隙用委婉的洞箫为官兵们消除疲劳，鼓舞士气。1951年，中苏两国在大连举行关于收回旅顺口的谈判。联欢会上，萧劲光一曲《喀秋莎》技惊四座，令苏联代表团欢呼雀跃。乐器，除洞箫外，萧劲光还会拉二胡，弹月琴，到海军后又向著名作曲家吕远学会了演奏曼陀林。

萧劲光自己懂乐器，更支持子女学乐器。萧家子女多，山南海北，各有自己的事业，相聚的机会并不多。1971年的中秋节，兄弟姐妹七人在北京相会了。加上儿媳、女婿等，大人就有十几个。晚上，风清气爽，月光明媚。全家在萧劲光居住的院子里赏月。突然，小女儿楠楠提议：“今天月亮又大又圆，我们全家多年来难得这么齐全，开个晚会吧？”“好哇！”不等萧劲光点头，大家便各自回房间拿出了乐器。

不用主持，晚会开始了。首先是合奏。有的拉二胡，有的弹三弦。先是一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接着是《人民海军向前进》，一曲又一曲。然后，每人唱一首歌。萧劲光坐在一旁，慈祥、和蔼地望着他们，听儿女们忘情地吹、拉、弹、唱……最后是萧劲光的压轴戏——洞箫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深沉低回、婉转悠扬。

喜好绘画的萧劲光

萧劲光爱好绘画。早年在长沙读中学时，他曾与同窗好友任弼时尝试过利用为人画像谋生。由于很快有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，这种尝试没有继续下去。战争年代，萧劲光把对绘画的喜好运用到军队教育中，把所属部队的报纸、墙报、板报办得生动活泼。他曾亲自指导部队美术工作者画宣传画，用大炮发射到敌人的阵地上，瓦解敌军的士气。调任海军司令员后，他更重视部队的文化工作。机关一组建，萧劲光就点名从十二兵团把青年画家江平调入海军，并由他主持组建了海军美术创作组。很快，江平等人就创作出了一大批好作品。1952年4月，萧劲光率团访苏时，把江平创作的油画《毛主席来到军舰上》作为礼品赠送给苏联海军司令员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海军“搭架子、铺摊子”的创建工作基本结束，萧劲光开始有了节假日。此后一段时间，他与全国各地著名画家李可染、高冠华、李苦禅、周怀民、唐云、谢稚柳，部队的画家黄胄等，都有交往。有时多位画家相约到萧家，萧劲光热情招待。大家一起论作品、谈见闻，俨然一个高水平的艺术沙龙。

一个星期天，萧劲光在琉璃厂荣宝斋看画时发现了多幅年代久远的名画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幅明朝的画：明代画坛四大家之首的沈周的《松荫对话图》，明代院体花鸟画中变格的代表画家林良的《雪景雄鸡图》，万历年间以笔力峭拔、墨色湿润为特色的山水画家高手张宏的《泰山松色图》，明末皇室宗亲朱翰之画的《远浦风帆图》。萧劲光清楚，经过几百年历史变迁，尤其是近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，连年战火，这样的东西已不多了。他问了一下价格，每张只几十元。但萧劲光一下拿不出来。回到家中，萧劲光心里一直放不下这几幅画：会被谁买走吗？不懂行的人买走毁了怎么办？近日常有外国人到那里去，会不会被外国人弄走？……第二天，他凑够了钱，和秘书一起把四幅画买了回来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黄胄等几位军队画家。几天后，他们一

多才多艺萧劲光

□ 葛美菊 吴殿卿



起来到萧劲光的住处。大家品评、欣赏再三，一致认为这四幅画都是极难得的上品、珍品，非常佩服萧劲光的眼力。

1964年夏，几位画家到萧劲光家中赏画。谈话中讲到，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故宫博物院搜集、整理了一批书画、艺术品，拟于国庆节前展出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几位画家走后，萧劲光在子女们面前提出，要把几幅名画捐给故宫博物院，作为全家献给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礼物。

明白了爸爸的意思，大家惊讶了。女儿萧凯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高材生，她知道这些画的价值，便问道：“爸，你不是很喜欢这几幅画吗？这可是国宝。”“是很喜欢哪。喜欢才捐出去让大家看看啊！——国宝自然应归国家。”

就这样，四幅名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几幅画依然在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群众及五大洲宾朋的观赏。

文采飞扬的萧劲光

萧劲光上过私塾，有很扎实的文字功底。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，并没有太多的诗作问世。1949年秋，萧劲光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家乡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天马村赵洲港。在离村庄还有一里多路时，萧劲光就提前下了吉普车，一边和乡亲们热情地打招呼，一边向村里走去。来到村头一棵大树下的土地庙前，见庙门上仍保留着一副老对联“土生万物，地降吉祥”，遂幽默地对大家说：“这副老对联，小时候我们看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土地爷净说半截话。万物不会自己生，吉祥也不会平白无故降。人民得解放，过上幸福生活，都靠共产党的领导，靠自己劳动。所以说，这副对联应改为：‘土生万物靠劳动，地降吉祥在人为’。”乡亲们开心地笑着，称赞改得好。萧劲光再次回乡已是1970年底了。初至家门，萧劲光发现门牌上写着“红旗港”，遂说：“这里原叫‘赵洲港’，远近都知道，其实不一定要改。如果改，我认为还是将姓赵的‘赵’字改成照耀的‘照’字为好。毛主席的光辉照九州嘛！”一字之变，既保留了原名，又增加了新意。萧劲光的话刚讲完，在场的乡亲们就热烈鼓起掌来，齐声说，“改得好，改得好”。从此以后，“照洲港”门牌便钉在了乡亲们的门楣上。（摘自2012年第19期《新湘评论》）